

# 《信報》全版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## 行文十步

上次論及避免寫劣文，今次續論怎樣寫好文。步驟同樣十條，各自修行好了。

### 一、學習

寫作好比排泄。說來污穢聽來突兀，不過想深一層，若不進食又何來排泄？同理，若不學習又何來寫作？常有問及在下工作，在下多會如斯答道：如學語文，聽講讀寫。聽讀是入，講寫是出，有入就會有出，有入才會有出。如前文述，表達慾強才愛寫作，奈何慣性使然，表達慾強者往往「入不敷出」。期期赤字，久而久之便「負債累累」。

是故「收支平衡」十分重要。一個簡單原則：閣下聽、讀的時間是否多於講、寫？閣下聽、讀的質素又是否優於講、寫？若只於時間上收支平衡，長此下去也難保質素。須知寫作異於編輯，並不是採訪到多少材料便將之流水作業式如實報道便算。學習需要思考，不是學三天可以寫三天、學三年可以寫三年。關係並非線性，而是階梯式的。

此話何解？人類學習是將事物關係組織的過程。組織過程猶如耕作，不是種三天田便會收三天糧，而是如投資般需要時間思考浸淫。但當組織達致成熟階段可以應用時，寫作產量便可持續一段相當日子，直至江郎才盡、須重複新一個學習及寫作週期為止。至於學習模式，應正正式式如大學課程；無師自通的自修差得遠矣，遑論消閒讀報。

別說學刊，就是《信報》，上至前任老總下至副刊欄主，皆不乏博士教授級人馬。

### 二、觀察

姑勿論是寫作甚至研究，很多偉大發現皆源自細膩的觀察。所謂觀察，是觀摩多於觀看，旨在入微地察出人家觀不出之處，關鍵在於觀之餘的思考聯想；一如蘋果墮地，人家看不出什麼，但牛頓想出地心吸力。是故拙作從來請讀者「觀圖」而非「看圖」，用意正是讀者隨作者一起用心觀察，觀察圖中背後的數據，進而是數據背後的因由。

偶爾有問，在下如何拼圖、如何想到怎做。有人以為很易，不信可以試試：隨便找些數據，看看能否拼出圖來？隨便找些因素，看看能否解出真諦？拼圖這個玩意，當玩可以兒戲；但其實是迴歸分析的「圖像版本」，是建立模型的初步觀摩。經常處理數據之士，不單可以憑記憶繪出圖像，更會料到哪些或會相關、哪些難以相關之「特技」。

除了上述的建設性觀察外，另一便是破壞性觀察；在下也是這類常客。所謂破壞，就是挑出常人習以為常的觀察盲點。之所以是盲點，原因其實也是常人沒有認真觀察，甚至看也沒看，人云亦云。一如在下去年的〈愈印銀紙愈升值〉等系列文章便是一例；某名嘴指該系列「分析多謬誤」，但現證明美元浪高於浪，是誰不學無術，人所共知。

靈感源於觀察。日常生活，危機也憑觀察而知。至於寫作，只是將之文字化矣。

### 三、擬題

學習是基礎，觀察是靈感，遂可開工。開工首步，就是擬題。擬題不是指起標題，這反倒可以最後才做。擬題，相當於「幾個W一個H」當中的「What」，即是寫什麼。別以為這很容易，其實是易學難精。選個能以成文的題不難，但要選個能成好文的題，不易。於此涉及兩個因素：興趣與能力。興趣人各有志；至於能力，則有高低之分。

做事量力而為，寫文同一道理。擬題，除非犯了上次提到的十戒，否則一般無所謂優劣與否，而只有適合與否；而所謂的適合，是相對於作者而非讀者而言。題材題材，好的題目需要好的材料在背後支撐；若自問沒有好的材料，那就從頭做好上述的學習及觀察階段再算。最忌的是，起題闊而取材窄，或起題深而取材淺，令讀者大失所望。

除了上述自身考慮，還有就是客觀考慮。這於上次已有提及，即題材應照顧大眾。另一重要考慮便是篇幅。一般非網上的公共空間，通常有限；即使出書，出版社亦不會不計成本任由作者無限發揮，除非是金庸等之大人物。縱有定期「地盤」於報章雜誌，亦不宜將同一題材無限連載，因為斷續太多一則容易使人遺忘，二則容易教人納悶。

擬題選材是行文的具體第一步，猶如打樁。樁打不好，之後建的樓亦定不會好。

### 四、參考

若說擬題是重要一步，那末接着的參考便是費時一步，是指參考前人智慧，與學習相似但有不同。學習是在未有寫作打算下，系統性地學懂一門學問；但參考則是針對性找尋與題材相關的資料。參考比學習層次更高，旨在找出兩類資料：一是未懂的，另一是已懂但有誤或不同意的。固然，若是已懂又無誤兼同意的第三類，那就不用寫了。

當今做研究者，十分幸福。昔日沒有互聯網，資料皆從圖書館找，不甚方便。以往找剪報要逐份舊報翻來覆去，每張影印幾毫，費時失事。如今很多不太舊的資料大概已全數上網，不過仍有相當的資料，如太古舊的、非先進國家（如英美）的、或文獻等，還是要親自出馬或花費若干方能取得。單是香港，很多詳盡或稍舊的數據皆沒上網。

網海茫茫，應找什麼參考？其實，研究院入門已有教，一些稍為正規的學術文章，

文末或附註必有引用過的參考。對於有興趣撰文的題目，若能認清數位知名人物或數篇經典之作，透過以參考找參考，一輪搜索過後，應不難找到一些行內的新進人物及相關的新近文章。更好的是，讀過數篇近期文章過後，有什麼值得撰寫其實已呼之欲出。

試試看吧：想個題材再從網海地毯式搜索一下，你自會發現新鮮原來極之罕見！

## 五、推論

推論，本義是於特定情況下由一處帶到另一處。除非兩者恆等，否則必定是在特定情況才會發生。譬如說，狂印銀紙會引發通脹，當中便有很多假設，如奉行市場經濟、沒有價格管制等。這種「情況」或「假設」，即使在數學上也普遍（推導公式須先定下 domain 及 range），何況是社會科學。推論可見諸一般方法學之書籍，這裏簡略概論。

推論 (reasoning) 分為兩類：演繹及歸納。演繹旨在帶出充分條件，亦稱為因果。須知數據或事實本身永遠不能成為解釋；解釋，只是在經過觀察數據或事實過後「想像出來」的故事而已。由此可見，小至因果演繹大至理論建構，除邏輯運用外，更重要是「作故仔式」的想像過程。這個過程需要入微的觀察及豐富的想像，而非只講邏輯。

另一類是歸納。歸納看似沒推論般嚴謹，因為一億次對不等於第一億零一次也對。然而，這並非說歸納並不重要，因除純數哲學外，幾乎所有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定律皆由歸納而得。歸納的關鍵在於是否有足夠、或具代表性的觀察而得出結論。絕大多數情況之下，我們無必要百分百地提出絕對證明；學術之上，有 95% 準確度已可接受。

大多數人對推論過程已有一定認識，但這也是易學難精，因為很多人並不嚴謹。

## 六、舉證

舉證通常是用以輔助推論。正面的舉證，可使演繹及歸納更具說服力。要注意的，是無論舉幾多幾好的證，也無法百分百證實一個推論；只有純數哲學式的推導才能絕對證實或否證一個關係。是故，舉證只可提高推論的「說服力」，而不可取代推論本身。固然，舉證愈多，推論便愈經得起時（古今）空（中外）考驗，錯的機會自然愈小。

至於反面舉證，則可反證推論，間接帶出關係中的必要條件。數學之上，只需舉出一個反例便可推翻整套假說。不過在自然或社會科學上，尤其是後者，則要小心反例是否因第三因素而構成反證。尤其在沒有實驗基礎或只憑歷史數據分析之下，這種第三因素不易完全撇除。譬如找到某些日子狂印銀紙未見通脹，便要想想背後有否其他原因。

舉凡涉及社會或人文現象，很難做到絕對證明。一如上述歸納之法，若舉證具統計意義，算是不錯的了。由此可見，具代表性的舉證往往就是統計工作。固然，有些現象

根本沒有足夠樣本，或不容大規模地搜證。如此一來，一些較質化而推演性較低的研究方法如個案研究、親身參與等，皆是學術上認可之法，只是科學性進一步降低而已。

重申一次，舉例不可以代替推論。要是不可得兼（如因篇幅所限），則寧棄舉證。

## 七、定調

好了，做足研究（學習、參考），有（推）論有（舉）證，大概應該有個立場吧。沒錯，不是所有文章都需要立場的；舉凡探索性的、描述性的甚或解釋性的，一般不必提出個人看法。但如上述，問過幾個 W 後，也會想知剩下的 H 吧——即「怎麼辦」。探索性的、描述性的及解釋性的，皆是歷史性的。面對將來，就要決擇——即立場。

立場人皆有之。建基於個人偏好的，是偏見；建基於充分研究的，是高見。與之前論述一貫的是，立場沒有對錯之分，只有高低之別，原因是立場多是相對於未來而言，是好是壞尚待時間來驗證。做足研究、有論有證的立場，不一定對，但錯的機會較小。單憑直覺偏見而得的立場，除非閣下是高人，不然的話，對只是或然，錯卻是應然。

不過，無論做幾足的研究、有多全的論證，由過去跳到未來這步，總涉人為判斷。這一步很關鍵，但只能憑直覺。所謂直覺，是人生迄今的知識經驗之總合，很難解釋。然而無可否認，學識好的、經驗豐的，直覺較準。愚見以為，觀摩可以改善直覺；至於觀摩之道，則以興趣為基。一句到底，若對某項學術沒有興趣，實在很難產生直覺。

至於興趣又怎培養？這關乎人生的意義了；意義之一是對萬物生趣。豈只八卦？

## 八、行文

行文至於此，可以行文了。這一小步，應是十步之中最快速的。既然整理好思路，便應一氣呵成將之表出；如開首道，寫作好比排泄，應該暢快。曾見好些人士，寫一句改一句；恐怕其做法也是想一點寫一點了，壞習慣矣。做事成功貴乎專注，寫作一樣。寫文過程思路屢被打斷，肯定不是佳作。惜港人還以 multi-tasking 自居，捨質逐量。

除了一氣呵成，還要顯露個性。每一個人都有性格，說自己無性格其實都是性格。有些學者誤以為謙卑、平實等於無性格，長篇大論之餘由頭悶到尾。這是徹底的不幸：風格毀掉內容，是徹底的敗筆。與其不清不楚，倒不如將個人風格清楚表達。事實上，文章以至演說的可讀可觀性，內容有時甚至往往反被風格蓋過，辯論之時尤其如是。

必須重點指出，風格猶如衣著，衫褲各人有異，不宜東施效顰。在下以「在下」的筆法寫文，放諸他人身上效果難測。《信報》研究部成立時在下有份參與，該部初時的文章確有拙作影子——集中宏觀分析、一味圖多兼大版；行內人指在下為《信報》帶來

「範式轉移」。於是當時勸諫研究部，切忌照辦煮碗，否則只能永遠走在拙作之後。

研究部現已走出自己的路，記名制後，每位分析員有獨自風格，實是可喜可賀。

## 九、校對

千萬不要小看校對這環，拙作發予報館之前，除非時間緊迫，否則必對三次（如果時間不容則交稿後再對，有錯致電編輯）。一些語病錯字，哪怕是不常見，也會令讀者對作者的印象大打折扣。語病反映作者思維不清、語焉不詳，不是想不通便是想通之後寫不出來。至於錯字，除非僻字，不然便反映作者大意。字可以隨便錯，難保內容？

校對除了找對錯外，還有辨別好壞之效。或因早年辯論的訓練，在下說話寫字早有「有懷疑，查字典」的習慣，盡量採用傳統的正音、正字。固然，在下的中文水平有限，一些字詞的正宗還要請教高人。譬如說，近日發現原來「fong<sup>2</sup>-fut<sup>7</sup>」寫法有四：仿佛、彷彿、恍惚、髻鬚。解釋幾近一樣，問過日月報的資深編輯後，原來第三個是正寫。

為什麼要校對三次這般多呢？為求一氣呵成，為免思路打斷，行文過程難免錯漏。第一次校對是「大執」，需時一般甚久，有時章節對調，甚至整段刪改。第二次校對是捉病句、找錯字。第三次校對時，通常不期望有什麼改動，頂多作完美主義式的修正；若第三次仍大改，則需繼續校對了。過程好比「鬆灰水」，一遍又一遍，非一步登天。

校對無疑重要，但若框架寫壞，無數校對亦是徒然。這情況下，還是重寫好了。

## 十、重溫

重溫不是校對，而是偶爾回顧昔日作品，即所謂溫故知新。當寫作日子有功以後，很容易會忘記了自己寫過什麼。習慣口不對心者，難免會自曝其醜；對於不善思考者，亦難免自相矛盾；至於自大狂妄者，更每每自以為是。無論閣下貴庚，相信當翻閱舊作之時，難免會覺當日之幼稚——怎麼如斯的文章都寫得出來，公諸於世？醜死怪囉！

有這同感，別不開心。恭喜您，因為今日的您已遠勝當年。正是這種進步，為一眾作者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寫作動力。人最開心的，莫過於眼見自己在不斷進步，對嗎？

動筆動思考·二之二

羅家聰  
資金部

[lawkachung@gmail.com](mailto:lawkachung@gmail.com)